

新规落地在即 求解北京垃圾分类三大难题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以下简称《条例》)已于11月底表决通过,修改后的《条例》将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北京商报记者走访20余个小区了解目前北京垃圾分类的现状,目前一些小区仍存在居民分类积极性有待提高、依赖二次分拣员、设备未到位、混装混运等问题。随着《条例》规定的个人不分类罚款、严惩混装混运等强制性措施的到位,部分问题或将得到解决。但罚款的执法权、分类质量如何量化等具体操作规范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12月15日,北京商报记者从市城管委获悉,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实施细则正在全面完善,如何在5个月内做好《条例》落地的准备工作,有待居民和各部门形成合力。



▲奥北中心北区的“小黄狗”显示多项回收物已满 ▲积分兑换是小区激励居民垃圾分类的主要模式。



▲崇外街道新怡家园的垃圾减量志愿者将厨余垃圾运上收运车

分类执行难?

二次分拣,奖罚措施跟进

小李是北京慧忠里小区的垃圾分类二次分拣员。小区开始垃圾分类的两个多月来,每天早晨的5点30分到9点、下午的1点30分到4点30分,小李都需要将社区4组垃圾桶内的厨余垃圾单独分拣至专用垃圾桶,并等待专门收运车运走。

二次分拣是目前一些小区垃圾分类的主要模式之一。虽然居民尚未做到完全自主分类,但部分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开展——即在后端清运过程中,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开收运。据市城管委数据,全市垃圾分类已经覆盖到60%的生活片区,224个街道乡镇,其中东城、西城、石景山、通州四区已在12月展开垃圾分类全覆盖创建工作。为保证清运顺利,就只能依赖分拣员对居民所扔垃圾进行二次分类。

北京自2011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当时全市1800个试点小区,已配有1.4万余名“绿袖标”垃圾分类指导员,但依赖二次分拣员并非垃圾分类落实的长久之计,新修改后的《条例》也明确规定,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是垃圾分类投放的责任主体。

改变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的分类积极性。天通苑地区保洁绿化大队负责人杨先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小区分类的问题,主要是居民没有全部投入,分类很不到位,目前来说95%的居民都没有分类。

“怎么让居民动起来?我们街道用积分兑换生活用品等激励方式来提高居民的积极性。以正面引导为主。”新街口街道城管科的李文涛认为。李文涛提及的积分制也是不少小区用以提升居民分类积极性的模式,例如东城区幸福社区推行,只要每天能规范地分出一斤的厨余垃圾,就能积2分,用来兑换洗衣皂、钢丝球等生活用品。

幸福社区在用物美超市10元优惠券代替生活用品后,居民分类热情明显提高;大乘巷教师宿舍社区则以“宣传+积分+二次分拣”模式交出了85%居民参与率的答卷。

大乘巷垃圾分类志愿者崔相文说:从去年起,社区开始给居民免费发放带二维码的垃圾袋,二维码则可以精准对应到户。在二次分拣的过程中扫码记录情况,分得好,有积分奖励,积分累计后可以兑换日常用品;分得不好,一次两次我们就提醒,三次以上,我们就会上门进行“家访”,指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由于居民自行分类质量提高,垃圾分拣员的工作时间也由最初的两个小时,缩减到了目前的40分钟左右。

宣传帮助居民认识和学习垃圾分类,在明年5月《条例》实施前将给居民留足学习和尝试的时间。《条例》正式实施后,对于个人不按照分类要求投放垃圾的行为,遵循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由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先进行劝阻,对拒不听从劝阻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当向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报告,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给予书面警告,再次违反规定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北京商报记者也从市城管委宣传处得知,下一步将有计划地推进宣传动员方案。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入家庭、入单位、入学校。要在明年《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实现宣传动员员覆盖到每一个社区。目前,街道和物业都没有执法权,执法权的归属仍是下阶段《条例》实施的难题。

投放不方便?

设施标识统一,环保企业入局

一些小区投放设施尚不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意愿。芳星园二区的居民王奶奶就认为:小区垃圾桶不齐全,很多人进行了垃圾分类,但没有对应的桶盛装,于是将垃圾直接扔在一旁。”北京商报记者向物业反映没有可回收垃圾桶的情况,方庄物业二分公司相关人员回应称:注意到了,但一直没添置。

按照《条例》要求,住宅小区和自然村,需至少在一处生活垃圾交投点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收集容器;在其他公共区域可成组设置厨余垃圾、其他垃圾两类收集容器。北京市城管委固废处处长康凯表示:“生活垃圾分类标准规范将根据12月起实施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标准进行配备或修改,正在使用的垃圾桶将在旧标识上粘贴覆盖新标识图案后继续使用,在《条例》实施之前都将配备到位。”

北京商报记者走访20余个小区发现,大多数社区已基本完成硬件配备。也有小区的分类设施尚不完备,主要问题集中在



可回收物的回收装置上。有的住户在扔垃圾的时候刻意将纸板、塑料瓶等一些可回收物品堆放在一旁,方便废品回收者拿取;更多住户则是将纸板、塑料瓶等可回收垃圾进行存放,到一定量时,等待个人上门收取,可卖出一定的价钱。

除了个人自发收购居民的废品,也有公司从中发现商机,和社区签订协议入局。昊天昊公司就在丰台区负责了62个社区的垃圾分类服务,居民可以通过微信注册下单,公司会有专人免费上门回收再生资源。可回收物主要包括纸质类、塑料类及金属类,以每公斤0.8元价格回收。

昊天昊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称:“公司主要提供环卫一体化服务,而垃圾分类只是环卫一体化中的一个环节。在收取完可回收物后,进行二次分拣,并将不同类型的可回收物运送到相应的终端处理厂,再生产新的材料或产品。公司是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项目运营资格的,目前反馈良好。”

也有一些小区引入了智能设备进行可回收物的收集。如奥北中心北区门口设有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小黄狗”,居民可通过App投放可回收物,按照重量换钱。北京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设备显示,塑料、纸类垃圾都已满。

据小区废品回收人员反映:“机器平时基本没人用。我们从垃圾桶内拣出的可回收物也不会往里丢,因为价格比较低,不如自己卖掉划算。”也有知情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今年初之“小黄狗”基本已经瘫痪了,程序也用不了了。其他的智能设备也有在谈的,如何协调利益可能仍存在一些矛盾。

分完一车收?

严惩混装混运,新增就地处理

除了不清楚如何分类、找不到设备等困惑,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社区的过程中发现,居民对垃圾分类最大的质疑在于:垃圾分类后,混装混运的现象如何杜绝?

实际上《条例》对混装混运作出了严格的规定。要求收集、运输生活垃圾的单位应当将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至集中收集设施或符合规定的转运、处理设施,不得混装混运,不得随意倾倒、丢弃、遗撒、堆放。对违反规定的,处罚额度由之前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调整为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其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经营许可证。康凯也提到,必须全链条提升收集作业管理,树立垃圾分类管理新形象。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在此前就展开垃圾分类试点的小区,成组的垃圾桶边都设有专门公告牌,写着分类、收集等具体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和每种垃圾的收集时间,方便公众进行监督。公告牌显示,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由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车辆在不同时间进行收集和运输,一般不会存在混装混运的现象。

以南锣鼓巷的平房区为例,中环创新公司的刘浩专门负责雨儿胡同的垃圾收运,他于每天上午7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在胡同内专门收运居民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将居民分类好的两类垃圾分别倒入两个垃圾桶,并给予积分奖励。可回收和有害垃圾也有专人每天上门运,交道口街道大概有七八个人。据悉,交道口街道平房区共45条胡同,整体采用定时定点收运工作模式。

出于垃圾减量的目的,也有户数较多的社区直接在社区内安装了厨余垃圾处理设施。如在西城区德胜街道新风街一号

院,有专门的垃圾分拣员负责厨余垃圾的分拣,之后将其运至小区内的处理设备。西山庭院社区则引入了“有机垃圾消解器”,利用黑水虻幼虫消化厨余垃圾,并产生有机肥料,用于小区植物种植,或免费赠予居民。

收集后的垃圾如何处理?北京商报记者实地前往通州的垃圾处理厂进行走访。通州区有机质资源生态处理站主要处理通州的餐厨垃圾、粪便及污泥。运载着不同垃圾的车辆有序驶入专门的输送间。项目负责人于广涛告诉记者:“目前,处理站日均处理餐厨垃圾约200吨、粪便约300吨以及污泥约100吨。主要产出物为粗油脂和沼气,后期将增加沼气发电,每天可以产生2.5万立方米的沼气,一立方米大概能产生1.7-2度电,除了处理厂自用,剩余的都将输送至国家电网。”

处理之后无法资源化利用的残渣,以及运载其他垃圾的收运车,将驶往通州再生能源发电厂进行焚烧发电。作为“终端的终端”,该发电厂于去年8月正式运行投产,一期共建三条垃圾焚烧线,日均处理生活垃圾2250吨,每年可处理80万吨生活垃圾。相比于填埋,垃圾焚烧能够通过发电的方式再生资源,对环境危害也更小。

“居民垃圾分类如果做得好,对我们的意义很大。”于广涛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运送到我们这里的厨余垃圾就可以减少渣量,降低了处理难度,无法处理的渣是需要再运到垃圾焚烧站进行进一步处理的,理想状态下餐厨垃圾的渣量是10%,目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渣少了,自然运输成本也可以减少。”

北京商报骑象人调查小组

X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从“三驾马车”到“双升级”

陶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0日-1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相比于市场更熟悉的消费升级,消费和产业“双升级”看似新鲜,背后的深意早就不言而喻。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消费升级快于产业在很多领域表现为需求端受困于供给侧,消费潜力没有完全释放,产业升级也未到位。这就要求宏观政策既要继续深耕需求侧,也要加速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增加重点行业领域的有效供给,培育新的产业,激发内需和国内市场的潜力,推动产业升级在更多领域开花结果。

中国城市中产飞速成长,不仅创造了消费升级的巨大市场,在全球化的助推下,也酝酿了全球范围内激烈的市场竞争。产业升级对应供给端的全面升级,也是制造业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产业升级指向高品质高技术,达到产品升级服务升级,一些居民“买买买”的诉求可以足不出户变为现实。

在全球领域的制造业迭代中,中国制造在努力完成自身角色的转变。产业升级的浪潮中,很多以制造业起家的城市纷纷

主动探索,率先成为转型的鲜活样本。它们过去曾分享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红利,也经历过成本上升竞争力下滑的现实,正在努力通过创新升级和技术升级最终实现“世界工厂”的升级。

产业迭代像一场二次创业,考验的不仅有传统的“世界工厂”,也有瞬息万变的新兴产业。以AI、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爆炸式增长的互联网行业,手握600亿票房的影视行业、创新不断的金融支付行业,巨大的需求增量都对产业升级提出了现实而迫切的期待。独角兽跌倒、泡沫破裂时有发生,这些新兴产业在满足不断升级的需求的过程中,时刻经历着行业发展的大浪淘沙。

新旧产业能否同步升级进阶,关系着

中国新经济生态的养成,也关系着改革的预期能否顺利变为现实。维持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低成本优势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但这也意味着,倒逼产业升级的时机已经成熟,拉动自主创新的市场条件正在形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关于“保6”的话题引发了一场全民大讨论。观察这场风暴,最有效率的方式或许是重新审视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仍有可能继续回落,不强求速度正是为改革积蓄能量释放空间。过去的“三驾马车”不必一马当先,而产业和消费“双升级”将齐头并进。这是告别旧模式的决心,更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决心。